

新花小蘭

言慧珠劇團演出本

言慧珠 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新花水蘭

上海科學出版社

（上海）



上海科學出版社出版

各兄弟劇團如欲採用此
演出本請通知言慧珠劇
團俾便交換演出意見。

文學、藝術

新花木蘭 (京劇)

改 編： 言 慧 珠

封面照片： 言慧珠飾花木蘭劇照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20號

出 版 者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三里河大街十號 電話 七局2167號

發 行 者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 七局2887號

印 刷 者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三里河大街37號 電話 七局2047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 數 25,000字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印數20,001—23,000冊

開 本 787 × 192 $\frac{1}{36}$ 印 張 1 定 價 1,300元

·京劇·

新
花
木
蘭

言慧珠 改編

言慧珠京劇團演出本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 京 劇 •

新花木蘭

言 慧 珠 改 編

登場人物表

賣鞍人	賣馬人	趙通	花木蕙	花木蘭	花母	花弧	賀廷玉	四正將	趙通	四龍套	探子	二百姓	安妻	安女	安兒	安天民	番王	八大將	衆番兵
		差官	木蘭的姐姐	巾幗英雄	木蘭的母親	木蘭的父親	元帥	同	賀廷玉部下			逃出城的難民	安天民的妻	安天民女兒	安天民兒子	花弧的內兄	突厥王	突厥王部下	

(鞍)	(馬)	(趙)	(蕙)	(木)	(母)	(弧)	(賀)	(趙)	(探)				(安)	(王)
-----	-----	-----	-----	-----	-----	-----	-----	-----	-----	--	--	--	-----	-----

欽差	二旗牌	中軍	軍師	送死將	兵士四	兵士三	兵士二	兵士一	投軍人四	投軍人三	投軍人二	投軍人一	投軍人丁	投軍人丙	投軍人乙	投軍人甲	花木棣	賣槍人	賣韁人
		突厥王帳下	突厥王部下	番將之一													木蘭的弟弟		

(欽)	(旗)	(中)	(軍)	(送)			(二)	(一)		(二)	(一)	(丁)	(丙)	(乙)	(甲)	(棣)	(槍)	(韁)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場

（衆番兵、八大將、番王上斜一字。

王白：「巴圖魯催軍」。原場）

王：（引）沙漠爲王膽氣粗，要侵華夏展鴻圖，一朝得遂平生願，掃蕩中原入帝都。

（白）孤家北突厥王吐利大可汗是也，世世漠北爲王，倒也逍遙自在，只是久慕那中原江山廣闊，土地豐饒，今當秋高馬肥，意欲乘此機會奪取中原，故此來到邊界。衆位將軍！

衆：狼主！

王：此番進兵中原，雖然乘其不備，只是中原地廣人衆，一旦集結，其勢不小，必需要人人奮勇，個個當先，將來事成之後，俱各重重有賞！

衆：全仗狼主威風。

王：前去邊關不遠，待孤分兵三路攻打，

哈呼二將聽令！

呼哈：在！

王：命你等帶領本部人馬，攻打左路。

呼哈：得令！

王：么莫二將聽令！

么莫：在！

王：命你等帶領本部人馬攻打右路。

么莫：得令！

王：衆將官！

衆：在！

王：聽孤令下。

衆：吼！

（唱）孤此番統貔貅雄兵十萬，乘魏王不提防奪取中原，此一番去交兵不可怠慢，必須要一個個奮勇當先，

今晚在營中飽餐戰飯，
明日裏好前去攻打頭關。（下）

第二場

（安天民攜兒女、安妻、另百姓二人，自城中攜包裹上）

安：（叫頭）哎呀妻呀，城關已破，你我四方逃命去吧！

（番兵左右上，殺百姓，擄婦女，殺安妻，魏將上，與番兵開打，安天民脫逃下，魏將敗下）

王：（番王、番將、番兵「急急風」上）巴圖魯，殺進城去，雞犬不留。（下）

第三場

（探子上）

探：俺乃賀廷玉元帥帳下探子是也，奉了元帥之命，打探番兵動靜，今有突厥

犯境，攻破邊關，俺不免報與賀元帥知道便了。

（元場，下馬擊鼓介，四龍套、趙通、四正將，「急急風」站門，賀廷玉上）

賀：爲國秉忠心，晝夜不消停。

探：探子告進，參見元帥。

賀：打探那路軍情，起來講。

探：元帥容稟。

賀：講！

探：帳中領將令，星夜奔邊城。突厥來犯境，百姓不聊生。燒殺擄搶盡，殘暴

不忍聞！

賀：那賊兵勢如何？

探：那人馬好不猖獗也！

賀：再去打探！

探：得令！（下）

賀：且住！突厥人馬甚是驍勇，我軍兵微將寡，定難取勝，我不免命釋甲軍兵，前來報效，來！趙通聽令！

趙：在！

賀：這有花名冊在此，命你速去傳點當軍

之人，前敵報到，不得有誤！

趙：嚇！（下）

賀：衆將軍，隨定本帥一同邊關去者。

（同下）

第四場

（花弧上）

（引）早歲從戎昇平樂，釋甲歸農。

（白）在下花弧，乃陝西延安府人氏，

當年曾歷行伍，屢戰番兵，自從歸田

之後，就在這尚義村居住。夫人安

氏，所生一男二女，男耕女織，倒也

安居樂業。前幾日生了一場大病，幸

喜妻兒輩多方調護，漸漸復原，如今

麼，是不妨事的了呵。清晨獨坐草

堂，好不消閒也！

（唱）嘆老軀偶得了一場大病，

多虧了妻兒輩調護殷勤，這幾日方覺得漸漸平穩，但不知何日裏恢復精神。

（花母上）

母：（唱）相夫常對梁鴻案，教子曾效孟

母遷。老相公！

弧：媽媽來了。請坐！

母：老相公，今日病體已然痊愈的了？

弧：多虧媽媽的調護有方，今日越發好了些。

母：老相公，話雖如此，只是你還要格外

保重才是。

弧：媽媽言得極是。

（安天民內白：「走吓」）

安：（上唱）兵荒馬亂民遭難，

可憐我妻被賊殘。（白）開門來！

弧：安姻兄，爲何這等模樣。

安：（唸）唉！妹丈聽了：上月突厥破邊

關，人民塗炭實可憐，燒殺擄掠無

倖免，千里投親到莊前。

（唱）嘆老軀偶得了一場大病，

多虧了妻兒輩調護殷勤，這幾日方覺得漸漸平穩，但不知何日裏恢復精神。

母：我那嫂嫂呢？

安：你家嫂嫂麼？（唸）萬馬軍中刀兵

亂，你家嫂嫂被賊殘。

母：怎麼講？

安：喪於番兵之手了！

母：嫂嫂吓！

弧：不好了！

（唱）聽說突厥來犯境，

侵我國土佔邊城。

番兵兇殘無人性。

母：嫂嫂吓！

（接唱）可憐嫂嫂喪殘生。

弧：哎呀媽媽吓，快將我的鎧甲取出來。

母：你要那裏去吓？

弧：待老夫趕到邊關，殺幾個番兵，也好

消我心頭之恨！

母：你乃有病之人，如何去得！

弧：這國仇家恨，難道就罷了不成！

安：姻兄息怒，聽我一言。

安：請講！

此次小弟遭難，家破人亡，當日何嘗不想與番奴拼命，只是像我等年邁之人，縱然拼死，又有何用，還不如起回中原，將這邊關慘狀，講與大家知道，那時節各地忠勇之士，聞風而起，集成軍旅，方可擊退強敵，你那年已衰邁，雖不能殺敵陷陣，只要看見那年輕力壯之人，多多勸他們爲國出力投效，也不亞似我等疆場效力了！

弧：

如此媽媽與姻兄收拾茶水，待我去到前村，將邊關之事，說與大家知道便了。

母：你要早去早回。

弧：不消囑咐。

母：安兄隨我來！

第五場

（花木蘭上）

木：

（唱）昨日裏舅父逃難來臨，
他言說那突厥犯境興兵，

執干戈衛國家民之本分，
怎奈我女兒家難參戎行。

（白）奴家花木蘭，昨日舅父逃難至此，可恨突厥作亂，百姓流離失所，好不令人痛恨。這且不言，只因爹爹染病，幾日未到機房，今日閒暇，不免機房走走。

（唱）這幾日侍嚴親機房未進，

今日裏得閒暇去走一程。

（白）幾日未來，塵土已滿，待我收拾起來。（拂塵介）唉！如今強敵犯境，開聽人言，賀元帥有令，命當軍之人，俱都軍前報到。想我木蘭，自幼跟隨爹爹學得兵法武藝，只是身為女子，不能上陣殺賊，也是枉然——
哎呀，且住！既是朝廷下詔徵兵，我爹爹的名姓向在軍籍，倘若被傳，年老多病，何以長征？哎呀！這便怎麼

處！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

（唱）我的父氣力衰年老多病，
偏見那軍書上盡有父名，
倘若軍書到將父傳定，
我情願市鞍馬替父從軍。

（花木蘭上）

蕙：（唱）終日芸窗將線引，

閒尋妹妹去談心。

（白）啊妹妹，姐姐來了。

木：姐姐有禮。

蕙：啊，妹妹為何一人在此嘆息？

木：未曾嘆息。

蕙：姐姐才在門外，未聽得紡織聲音，只聞咳嗽嘆氣，怎說無有？莫非妹妹有什麼心事在懷，可告知姐姐，好替你作主。常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來，來，妹妹年歲已經不小！

木：啊，妹妹雖大，還大得過姐姐不成！

蕙：不然，一個女兒家，咳嗽嘆氣，爲了何事？

木：如此說來。女兒家咳聲嘆氣，都是爲

了終身之事不成，姐姐偶然也有咳聲嘆氣之時，想必也是爲了婚姻大事不成麼？

蕙：到底爲了何事？

木：姐姐，你還不知呢，只因突厥進犯我國，朝廷下詔徵兵，爹爹名字也在軍籍，想爹爹年老多病，何以長征，故而在此嘆息。

蕙：妹妹所慮，果然不錯，這便怎麼處！吓，姐姐不必着急，我已想得妙計在此。

木：妹妹有何妙計？

蕙：此時不必說明，將來你就曉得了。哎呀，這樣大事，妹妹反而發笑，是

木：小妹妹不說，姐姐倒說我有什麼心事，如今說明，你又愁得這般光景，

你且不必多問，日後我自自有道理。

（內花母喚女兒介）

木：母親呼喚，一同前去。

蕙：正是，女兒生來嬌弱身。

木：也有英雄出閨門。（同下）

第六場

（差官趙通上）

趙：奉命來傳令，軍書點花名。俺，趙

通，只因突厥與兵犯境，是俺奉了賀元帥之命，按軍書名冊，各處提調釋甲軍兵，就此尙義村走走。來到此

處，待我叫門。裏面有人麼！

弧：邊關報警動悲憤，國仇家恨掛在心。

是那一個？哦，原來是位差官，到此

何事？

趙：請問老丈花弧可在此處居住？

弧：不錯，正在此居住。

趙：現有賀元帥傳令，按軍書名冊，提調

各處釋甲軍兵，現有花名冊在此，拿

去看來。

弧：提調花弧一名，即日軍前報到，軍情

緊急，不可遲誤。哦，知道了，相煩上差，轉稟元帥，就說花弧隨後就到。

趙：呵，你是花弧什麼人？

弧：老漢就是花弧。

趙：老丈偌大年紀，怎能出兵打仗！

弧：上差說那裏話來，常言道國家有難，

匹夫有責，我雖年邁，尙堪一戰，有道是虎老雄心在。

趙：年邁力剛強。

弧：去得的？

趙：去得的！

弧：啊哈……

趙：哈……請。（趙下，弧回身進門）

弧：媽媽快來！

（花母上）

母：老相公何事？

弧：適才上差到此，提調於我，即日軍前報到，前去殺敵。媽媽，快將我的鎧甲

戰袍，取了出來，我這裏就要出征去了。

母：怎麼你又來了，安兄也曾相勸於你，想你年已衰邁，又是大病初癒，怎能出關打仗，你呀去不得！

弧：媽媽說那裏話來，想那番兵兇狠，殘害百姓，想我們這當兵之人，豈有袖手旁觀之理，不必攔阻，快將我的盔甲取了出來。

母：我偏不許你前去，我看那一個敢去！

弧：我偏偏要去，我看那個敢攔！

母：有我三寸氣在，那一個敢去！

弧：我定要前去，那個敢攔！

母：那個敢去！

弧：那個敢攔！

母：（同白）哎，真真氣死我也！

木：（二人負氣，各背坐介。木蘭上）

（唱）有意出征苦難言，見機行事到堂前。（進門介）

(白)啊！爹爹！(弧不理介)母親！(母不理介)啊！(背供)這是什麼緣故啊？呵，我明白了，想是二老又在嘔氣，我不免上前勸解。呵，爹爹，莫非是與母親生氣了麼？爹爹，你長了幾歲，還要讓母親幾分才是！

弧：你母親麼，我再讓她，我也做不得人了。

木：呵，呵，母親，想是與爹爹嘔氣，想爹爹大病初癒，母親還要讓幾分才是。

母：你爹爹麼，我再要讓他，他就活不成了。

木：呵！(不明白地)呵，二老這般生氣，但不知爲了何事？

弧：木蘭兒，你聽爲父講來。

母：木蘭兒，你聽爲娘講來。

弧：爲父先講。

母：爲娘先講。

木：慢來，慢來，啊，母親，爹爹身體不爽，你就讓他先講。

母：好，好，看在我女兒的份上，我就讓你先講。

弧：本來是我先講，什麼讓我先講。

母：看你講些什麼？

弧：兒呀，適才有位差官到來，言道只因突厥作亂，下令徵兵，爲父名字也在軍籍，命爲父軍前聽點。兒吓，這樣國仇家恨，焉有不去之理。爲父講的可是有理？

木：爹爹，言之有理。

弧：是我叫你母親將我鎧甲戰袍取將出來，準備出征，誰想你那母親，不明事理，偏要攔阻，豈不是她越老越糊塗！

母：啊，我老糊塗，你才是老糊塗！

弧：你老糊塗！

母：你老糊塗！

弧：你糊塗！

木：慢來，慢來，爹爹且莫爭論，且聽女

兒一言。

弧：我兒講來。

木：我想，如今強敵壓境，人人都應殺敵

報國。

弧：是吓，還是吾兒她說得有理，媽媽，

懂得道理之人，還是我女兒，還是我

木：且慢。爹爹雖然有心長征，只是爹爹

病體尚未復原，況北地天寒，一路之上，登山涉水，祇怕要病上加病，非但於國家無益，反於軍威有損，爹爹還要三思！

母：是呵！兒吓，當年你父在壯年的時

節，在外出兵打仗，我又何曾攔阻與他。如今偌大年紀，又是大病初癒，豈能出征。老相公，看將起來，還是我女兒說得有理，懂得道理的人，還是我女兒，還是我女兒，她懂得道理吓！

弧：哎呀，難道就罷了不成。

木：（向二人）爹爹，母親，女兒倒有一

個兩全之策。

弧：吾兒有何兩全之計？

母：

木：女兒素日跟隨爹爹也曾學過些兵法武

藝，不如女兒改扮男裝，替父從軍，一來為國家出力報效，二來也不枉爹

娘生兒一場。

母：嚶，你怎麼也來了，你是一個女孩兒

家，那有當兵的道理，使不得！

弧：是吓，這上陣殺敵，那有女子前去的

道理呀！

木：爹娘容稟：

（唱二六）巾幗英雄古有證，

如今國土受欺凌，

敵人殘暴無人性，

可憐邊民不聊生。

邊關需人軍情緊，

願替老父去從軍。

弧：

話雖如此，只是你乃是個女孩兒家，倘被他人看出破綻，你我父女，豈不被人恥笑，你還要再思，再想！

木：

爹爹！

（唱快板）孩兒也曾再思忖，

此去營中多小心，

縱然看破人盤問，

爲國爲民理該應。

母：

出兵打仗自有那壯年男子，況且就是多了我兒一人，也無濟於事。

木：

母親！

（唱）倘若人人存此心，

何來雄師抗敵兵。

狼子野心從來狠，

萬乘鐵騎入都門，

國土覆滅，覆巢之下卯安存？

女兒從軍志已定，

我願去沙場萬里行。

母：

唉！

（唱）相公他要去從軍，

女兒也要去當兵，

苦苦勸說她不肯，

（花木蕙上）

蕙：

（接唱）又聞妹妹去從軍。

（白）我在後面聽得妹妹要替爹爹從

軍，壯志可嘉，本不該阻攔，只是塞

外嚴寒，冰天雪地，妹妹生長閨閣之

中，如何受得這般苦楚，你還要再

思、再想！

木：

姐姐呀！

（唱）雖然是嚴寒朔風緊，

塞北從來有居民，

強敵壓境實難忍，

天寒難阻報國心。

母：

老相公，你看她執意要去，如何是好？

弧：

既然木蘭有此志量，我倒不忍攔阻與

她，好在我的軍裝尚在，你且帶她改

扮起來看看，若是扮得像，就叫她前

去，若是扮不像，再另想別計。

母：依我看是扮不像的啊！

木：一定扮得像！

母：一定扮不像！

蕙：妹妹，還是不去的好。

木：還是去的好！

蕙：去不得！

木：去得的。姐姐來啊！

蕙：來了！（同下）

弧：哈哈！想不到木蘭兒竟有這樣志氣，

也不枉我戎馬半生了。我想家中盔甲

戰袍俱在，缺少銀槍、戰馬，我不免

去到市上，與她置辦齊備，就此走

走。

（唱）恨突厥與大兵邊關來犯，

木蘭兒懷壯志去到軍前。

走長街向東市選取坐戰，（內白）「賣

馬啊！」

又聽得賣馬人喊叫聲喧。

（賣馬人上）

馬：哈哈！弟兄七八個，都是賣馬的貨。

賣馬啲！賣馬啲！

弧：小哥哥，敢是賣馬的麼？

馬：不錯，是啊！老大爺，你是要買馬

嗎？

弧：是呀！

馬：你來晚啦！

弧：買馬還有什麼早晚呢！

馬：你不知道，這幾天馬賣沒啦，過幾天

再來吧。

弧：你手中分明有許多馬匹，怎說無有

呢？

馬：老爺子，你別生氣，聽我跟你說，您

買馬也不過是套車、下地、推磨，

如今正當各處勇士，都要到軍前聽

點，全要用馬，我這些馬應該先賣給

那些衛國的勇士，您說對不對？所以

我告訴您沒啦！要不這麼辦，老爺子

您闖匹驃子怎麼樣？套大車比馬還好

使喚哪！

弧：我買馬也是到軍前聽用的呀！

馬：怎麼，您買馬也是從軍的呀！可是，

您這麼大歲數，哦，我不明白，不用

說，給您兒子買的吧？

弧：不錯，正是與我的兒郎買的！

馬：那他自已怎麼不來呀？

弧：你太以嚕嚇了，速與我選上一匹好

馬。

馬：好好，我給挑匹好的。您看這匹頭上

黑毛，身上紅毛，腳上白毛，尾巴上

黃毛，這還有個名堂，他叫「青鬃赤

兔白龍鳥騷黃驃胭脂馬」，您看這顏

色多漂亮呵！

弧：這樣的馬，怎能上陣應用呵？

馬：不能用，這還有好的哪。您看這匹可

非比尋常，身高八尺，頭尾丈二有

餘，頭上生角，肋下生鱗，左右紅光

兩朵，名爲「紅鬃寶馬」。

弧：慢來，慢來！你說的這是馬呀？

馬：哦——這是怪物，我把牠賣馬肉吧！

弧：這樣的馬，如何能行。

馬：這也不行，我說老爺子，我這還剩一

匹，您要再看不上眼，我也就沒啦。

哆，窩河！您看這匹名叫「小白龍」，

說道是此馬是白驃，遍體無雜毛，亞

賽南山豹，好似浪裏蛟。好馬呀，哦

呼，老大爺，好馬！

弧：嗯！這是怎樣講話？

馬：我誇這匹馬哪！

弧：這匹馬倒也使得，但不知多少銀子！

馬：我這匹馬原本要賣四十兩銀子，您這

不是從軍用的嗎，乾脆您給二十兩銀

子，算一半，賣一半，也算我爲國出

力，您看怎麼樣吓？

弧：如此，二十兩銀子在此。

馬：好了！老爺子您得把馬牽住，要是跑

了，我可不管追吓！

弧：取笑了。（賣馬人下）馬匹備好，再

到西市挑選鞍轡便了。

（唱）選好坐騎西市轉，

（賣鞍人上）